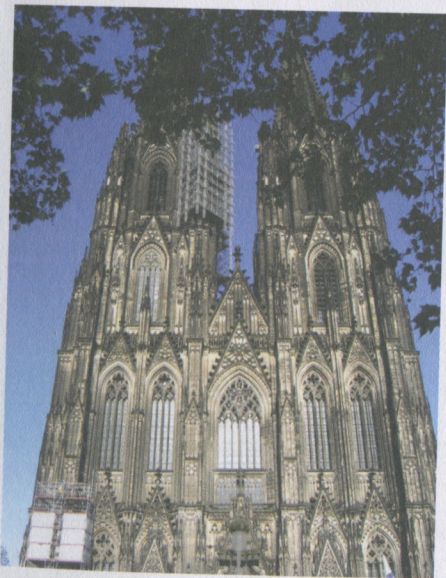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歐洲大教堂給我的啟示》

前言

任何一部西方藝術史，若對建築避而不談，就不算是一部藝術史，筆者自撰寫拙欄「宗教藝術」以來，就一直想寫些有關歐洲大教堂的文字，因為教堂最能代表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，到底建築藝術是一種立體而又能與人共融的藝術，故筆者現將從未發表過的有關教堂建築的個人感受及隨想一文，撥入此書中和各讀者分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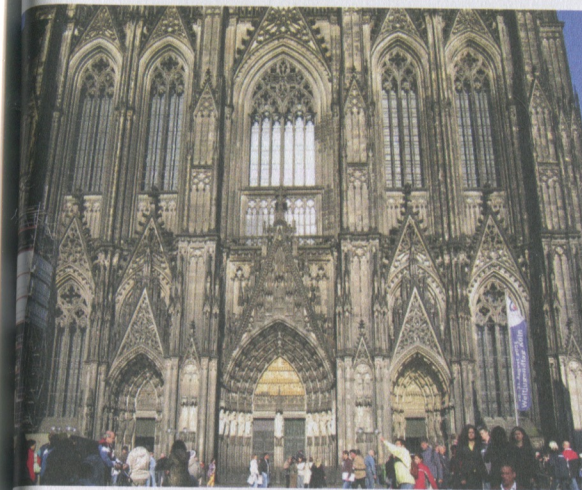
(圖4.4.1) 科隆大教堂之遠景。

各種建築、各有特色

在過去數年來，我和內子每年夏季都往歐洲走一趟，每一次旅行最使我得益的莫如歐洲的大教堂給我的感受和啟發。

在一般歐洲的古城中央幾乎必定有一個廣場，這是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開啟人的眼光、從中世紀的侷窄思維往廣袤的空間去拓展的成果。在廣場的附近必有一所大教堂，大多數是哥德式 (Gothic) 或巴洛克式 (Baroque) 的建築，展示出人類建築藝術的結晶，也可以說是一部用石砌成的歐洲建築藝術史。每個城市必定有一、兩所這類的大教堂，某些教堂的名字已記不起來，莫如用城市的名字作代號，略談幾座印象較為深刻的教堂。

德國科隆 (Cologne) 的教堂 (圖4.4.1和圖4.4.2) 和巴黎聖母院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，此派建築全盛於十二與十三世紀之間，其特色是活用圓尖拱，尖頂高塔，像要插入雲霄，拱弧天頂，和飛扶壁。窗戶窄長，鑲嵌著用彩色玻璃砌成的宗教圖畫，陽光自淺色的琉



(圖4.4.2) 宏偉的科隆大教堂正門是典型的哥德式藝術風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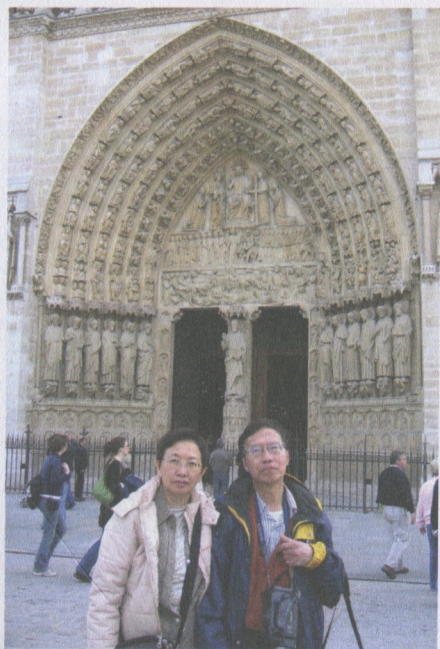
璃滲透入來，這可以說是滿溢神的慈愛的「聖光」，成為哥德藝術的美的泉源。

巴黎聖母院 (Notre Dame de Paris, 圖4.4.3和圖4.4.4) 是文學作品「鐘樓駝俠」(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) 的發源地，此教堂自公元1160開始動工直至1300年才落成，耗時兩個半世紀，囊括了半個哥德時代的經歷。聖母院位於巴黎的中心，外貌宏偉巍峩，成為全市的建築標幟之一。教堂內觀莊嚴肅穆，主殿深長而高聳兩旁建有側廊其圖則像十字架。入口門廊裝飾著精緻的雕刻列像，外形建築外壁飾滿小型雕像 (圖4.4.5)，其實屬於屋頂簷邊的「雷像」(gargoyle)，原作用是疏導雨



(圖4.4.3) 著名的巴黎聖母院全景。

水，但雕像形象古怪陰森，其用意出於教誨 (didactic) 多於裝飾 (decorative)，盡顯哥德式文化神秘陰暗的另一個面孔。大文豪雨果 (Victor Hugo) 於1831年出版了小說「鐘樓駝俠」，書中主人翁奎斯莫度 (Quasimodo) 是一名醜貌駝子，居住於聖堂內，其每日工作是敲動鐘樓塔頂的巨大銅鐘，聲響震盪空氣可遠至百哩之外，該書使這座教堂更聞名於世。



(圖4.4.4) 本書作者(右)與妻子(左)合照於巴黎聖母院正門前。



(圖4.4.5) 巴黎聖母院門前的雕像。



(圖4.4.6) 克拉科夫教堂全景。

隨著哥德式藝術而來的是文藝復興，大約從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初。波蘭舊首都克拉科夫（Krakow）的教堂乃文藝復興式的，廣場和庭園寬敞豁亮，數百人站立不覺其窄，內裡最大的特色是滿是大理石雕像，有帝皇將相的，有天使聖人的，其姿勢有立有坐，有倚有臥，個個在肅穆的氛圍中像在尊嚴地看守這座神的居所（圖4.4.6和圖4.4.7）。



(圖4.4.7) 克拉科夫教堂旁之廣場寬敞豁亮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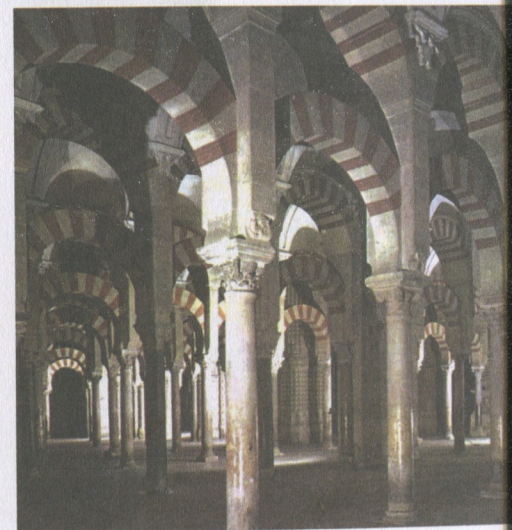


(圖4.4.8) 本書作者攝於聖史提芬大教堂前面，屬巴洛克時代的建築。

匈牙利布達佩斯的聖史提芬教堂（圖4.4.8）是巴洛克式建築，流行於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，外型以羅馬傳統的古典風格為基礎，內裡以曲線的雕飾為主，扶壁呈漩渦狀，飾有小雕像，大型雕像往往放置於聖龕旁邊和祭壇背後。

西班牙哥多巴（Cordoba）的清真寺教堂（The Mosque/Cathedral of Cordoba，圖4.4.9）最獨特，是兩種宗教的混合體（hybrid），乃由一所回教清真寺改建成一座天主教聖堂。只要翻開西班牙的歷史，就可知道該國從第八至第十三世紀初，被北非洲的回教摩爾族人（Moors）所侵佔，故遺留下不少回教及阿拉伯的文化至現今。

此哥多巴清真寺於公元785年所興建，後於公元1236年摩爾人被西



(圖4.4.9) 一座天主教聖堂蘊藏於一所回教清真寺之內，這象徵兩種宗教的圓融共存？

班牙王費南度三世（Fernando III）所擊退，其後此清真寺被改建為一座天主教聖堂，乃作為紀念聖母升天之用。該座建築內裡佔地數萬平方尺，可容納二萬人，內裡豎立八百五十根石柱，柱子由一種特殊的石質造成，只要用手

電筒射光入柱上，其光可自柱之背面透出；這批石柱支撐著圓拱天頂，其圓拱屬阿拉伯式建築風格，顏色是深棕與奶白相間，排列秩序工整，重重疊疊，當我往盡頭直步時，恍如走進一座充滿迴廊彎路的迷宮，每一個角落均形貌相同，但到盡頭處就迥然另有洞天，在幾乎走盡所有柱子之後，就在石柱的巨影之一隅，一座天主教教堂躺臥其中，旁邊有聖像聖物展覽室。

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宗教混血兒，可象徵兩種宗教的圓融共存，教義雖不同，但仁愛為最終目的使其殊路同歸。

西班牙的古城杜麗多(Toledo)位於首都馬德里的西南部45英里，該城於公元第六至八世紀期間任西班牙首府，全城建於山上海拔2400呎，城內街道迴旋彎曲、繞東轉西、斜路窄巷，使人感到恍如身陷迷宮，受催魂欲醉，身體打轉而永找不到出口。街道兩旁林立著售賣古代兵器劍戟的店鋪，遠在十字軍東征的年代，這些軍器商人曾享有過輝煌的美譽，可惜十字軍勞師遠征，經過八次



(圖4.4.10) 杜麗多大教堂之全景，哥德式與文藝復興式的結合。

驢武之後，終於第十三世紀完全撤出，現今這些店鋪向遊客兜售兵器紀念品渡日，店門還擺放著唐吉訶德(Don Quixote)的躉直英姿，沉醉於中古時代的英雄迷夢。

城中央的杜麗多大教堂(Cathedral of Toledo, 圖4.4.10)於第十五世紀開始建造直至十六世紀才落成，教堂的左面的高塔屬哥德式的高聳建築，而右面的建築陣腳平穩，弧圓頂蓋屬文藝復興式建築，而該圓頂乃由大畫家艾爾·格列高(El Greco)的兒子所設計。此教堂的整體不算巍峨，但卻是兩種建築風格的混血兒。



(圖4.4.11) View of Toledo, by El Greco. 1597. Oil on canvas.

教堂內裡圓柱林立，天庭高聳遙遙，兩面的玻璃長窗鑲嵌著彩畫，敘述聖經或聖人的故事，乃屬典型的哥德式設計藝術。

教堂旁邊兩面各置有小型陳列室，一面擺放著古玩聖物，而另一面是個小畫廊，掛滿十六世紀大師格列高的畫作。格列哥原籍希臘，原名是Domenikos Theotocopoulos，當他移居西班牙之後，人們稱他為El Greco(即The Greek希臘人)，故他就索性用El Greco為藝名，他畢生定居杜麗多古城，熱衷於宗教繪畫，杜麗多可算是他的第二故鄉。油畫琳瑯滿目，有：「基督卸衣圖」、「聖家」、「聖母升天」、「聖伯多祿的眼淚」、「聖方濟」……等等，未能一一盡列，使我流連忘返。



(圖4.4.12) The Burial of the Count of Orgaz, by El Greco. 1586-88. Oil on canvas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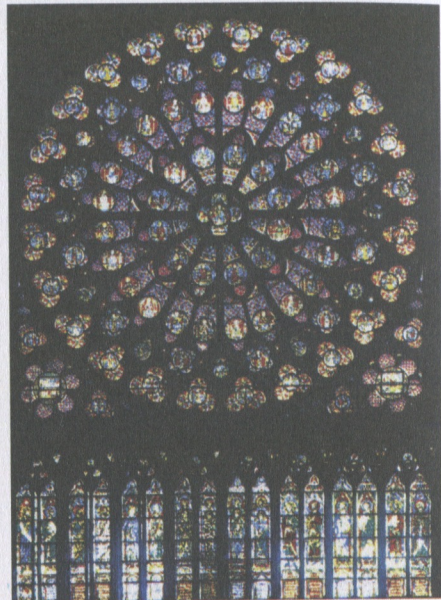
圖4.4.11是艾爾·格列高筆下的杜麗多古城。

從杜麗多大教堂步行出來，數分鐘之後，抵達聖托梅小堂(Saint Tome Chapel)，其祭壇後的壁畫「柯格斯伯爵的葬禮」(The Burial of the Count of Orgaz, 圖4.4.12)是格列高的畢生傑作，被譽為是藝術史上的三大油畫之一。據說柯格斯伯爵生平行善良多，對弱者慷慨支助，在他的葬禮上，據說眾人目睹聖奧斯定和聖斯德望這兩位聖人從天而降，親手將其遺體抬起放入墓中，他們在臨走時還清楚地留言：「誰為天主效力，誰能榮獲此等嘉獎。」



(圖4.4.13)

總括來說，哥德式的教堂的最大特色是聳入雲霄的高塔，其次就是鑲嵌的玻璃彩窗了；此等彩窗通常是高狹尖頂的長窗（clerestory），其色彩瑰麗的玻璃除了具美化作用之外，更肩負福傳的功能，因為通常聖經／聖傳的故事、聖人聖女的生平，乃通過精細的嵌砌而展露出來。據說最早的鑲嵌玻璃窗可遠至第六世紀，史學家在西羅馬帝國首都雷溫拿（Ravenna）的聖維特修院（St. Vitale Cloister）裡發現到有耶穌像的玻璃彩窗，有些藝術史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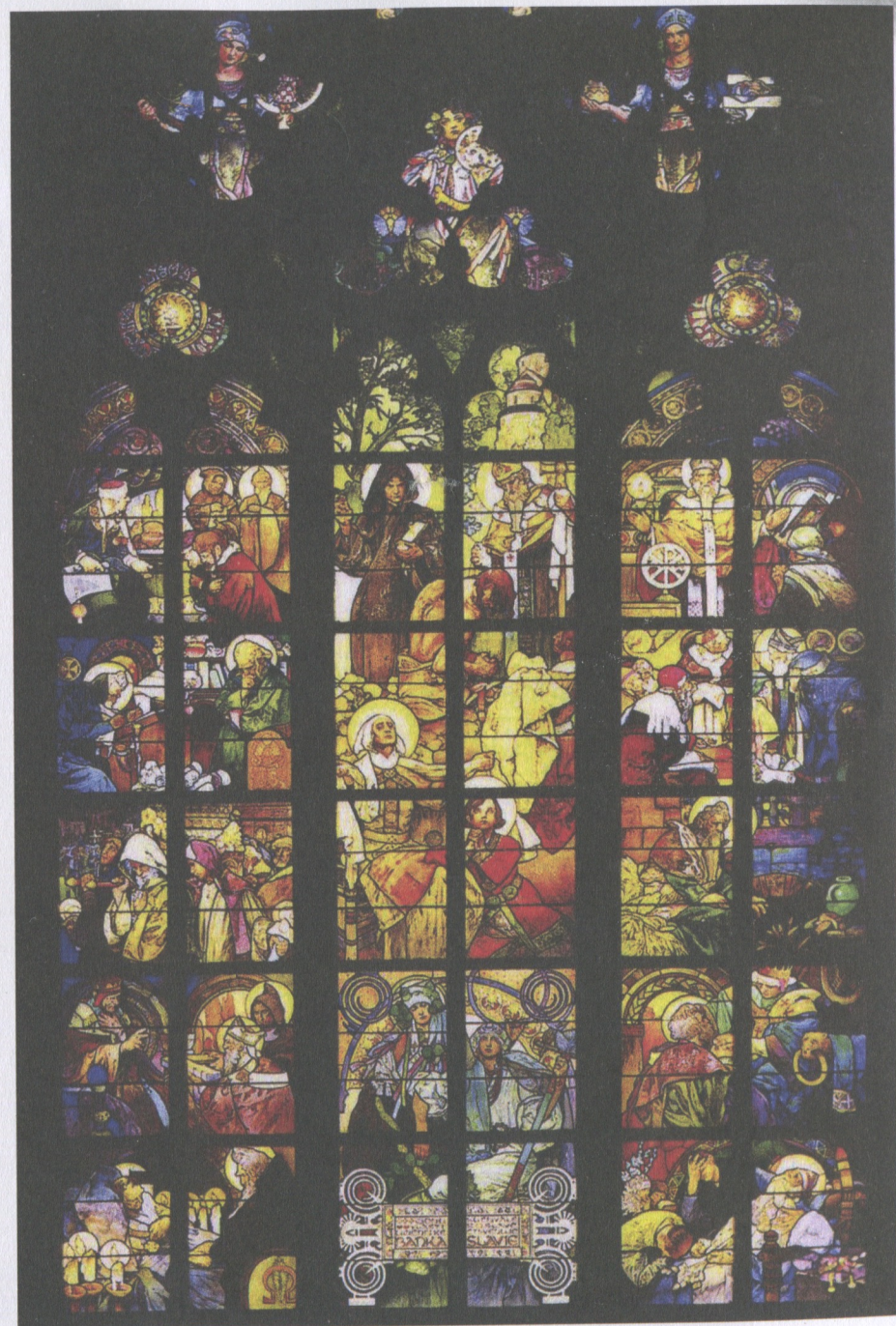
(圖4.4.14)

不重視彩窗的藝術，認為此乃是教堂建築的副產品而已，其後在哥德式時代此等彩窗藝術才得以發揚光大，現介紹幾款筆者曾見過的哥德式彩窗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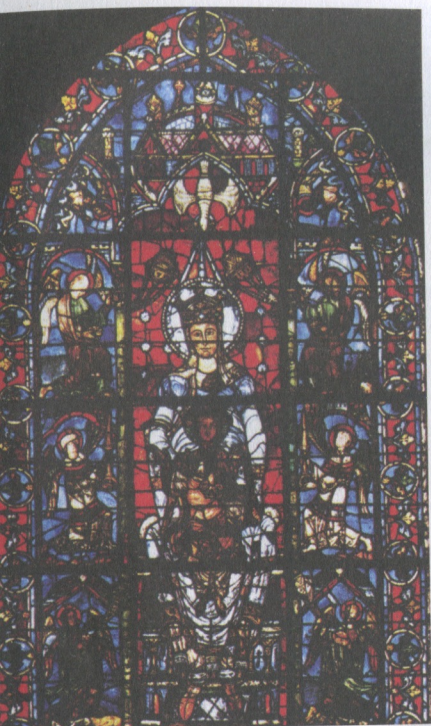
圖4.4.13是德國的科隆大教堂內的彩窗。

圖4.4.14巴黎聖母院南面的一排長窗，再於上面用小窗砌出一朵玫瑰花。

圖4.4.15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所教堂內的三聯長窗，以玻璃嵌砌出一個聖人的故事。



(圖4.4.15)



(圖4.4.16)

圖4.4.16是法國聖旦尼斯 (St. Dennis) 的查特列斯大教堂 (Chartres Cathedral) 的聖母與聖嬰彩窗 (完成於第12世紀)。

圖4.4.17是德國的奧斯堡大教堂 (Augsburg Cathedral) 的四個長窗，分別鑲嵌出三位先知及一位君王：(從左至右) 達尼爾 (Daniel)、歐瑟亞 (Hosea)、約納 (Jonah)、達味 (David)。(完成於公元1100年。)

個人感受和隨想

我們漫步廣場，穿過地上的鴿群，溜進教堂內。其實也可以說穿進這度聖潔之門進入到另一個時空的境界去，這是個異世之所。

大教堂的內裡空間別有洞天，這是一種隔絕外界的喧嘩嘈吵的空間，一種經過神靈淨化過的空間。我站在教堂的中央，抬頭時望著建築頂上的壁畫，低下頭時看到祭壇後的耶穌像和旁邊的聖母像，時間似乎突然停止下來，冥想和沉思，加上空間的寒寂，令我從疲倦中甦醒過來。

祭壇的台榭儼然，神像豎立，陽光透過牆上的玻璃鑲嵌聖畫射入來，一時之間光與暗的反差對比，將教堂的空間層層加深，越加越覺得深邃無邊。

通常如有充份時間的話，我們跪下來，念一段經，然後冥坐在椅子上，在燭光與陽光陰影交錯之下冥想一些靈魂救贖的問題。

突然感到在流逝中的中世紀時間



(圖4.4.17)

停頓下來，被那寧靜的空氣化成永恒。

每當某時刻來臨時，鐘樓的巨鐘在擺動著，敲出沉重的鐘聲，敲出我們這個昇平的時代，敲出了我們這個宗教自由的時代，敲出我們的心聲。

然後我步出教堂，躑躅於外面的

廣場上，人群喧嘩爭先恐後，突然我感到現代人的紛爭乃由於缺乏一種愛心，而這種愛心的喪失，乃基於人們漠視宗教的存在 (這是指任何宗教)，因為任何宗教均是導人趨善避惡，為我們這短短幾十年的生命中尋求一種新的詮釋和意義。